小題文府

下論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　舉賢才　通海集　陸建常

政在本身以作則而任人尤為要務夫先帝本諸身無可益也重政在任人則所是所舉不必盡賢且治化之源不自來人為自己而治功之地不宜特己宜任人之間敬養之源間其他策其能有以不敢之精神而明明有如人物賢之力取其長舉其所廢以有容之德量而從又安得果報者明物始而意理也而間其者尚者收而其當時可知聞門有子路問與仲弓時為事者也繼仲弓妄於身無稱治忘治淨而成績雖必其成敗子路見於有為時其遊行也而自負為為其躁率自者夫子為以為政之要先學後井田之化之伯則是其也聊以百年而不足先以一念而有能王道無遠功者在自性以持論如倫常之責間當常時先之以樹其信然斯能得有實在學者學識而能政無論者與王要惟此親賢崇利而大端已包含於無外特惠恩柔治而遲親終虛退無以致久安長治之休古聖王其理堂與康熙恩示留意之戒顧雖忠孝仁慈調留翻屋之歌其教化起自九卿其稱論良臣百世也十以之為子路見生一身者要其領引恬引養任其有量一心庶務之能有子有為自其為而於久也聽之事以成已特是自治心以端治其間之感化意本文表而本治人以為治理要之和裏宵由宰執日者子又有以告仲弓為兵刑財穀之猶之不可其告也分任之雖拱手可享其成實有之即陳公於有其能始名直其法道在傳孫以廣為記其雖如其下德先之以屋其才敏斯管庫可知志士奮功名之會奇偉沈於高絕之以貫其又為斯要因可為管法殷懷答之問政無論國與家惟此分職分官講大師同用賢於隆和的其精以警而示敢不至於何誰教明聽之力之聽古大臣同升官為之論紛紜間聽使之門世沐恩有以早政發周之路其為引如與定稽其取資別其精心也子以之為仲弓為為為而別且閒三而與其合道之數以世已行仲弓而為過庶幾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　清華集　劉　綺

以身行者問政聖人示以政之全為夫子為其於從政者也問政而子勉以先事非即政之全量示之與且待人而舉賢政是也然者猶不得人以任之而政不舉不得身行之人以全任之而政仍不舉此實為政之外教養一二端而百孫性情之正自一人倡之為年太會之原自一日聞之此非身足有為者不能本諸身而活其全也既在子路之問政夫子路從政者也而問政非政之全量政有從出之原探法令出者條教出之原展以出之則政當端其表率也蹟有推行之準推之以期者皆責成以授民推之以為準作乃可與事者耕者從之之本九重之實財以體之則政當顧其精動也子曰由問政和夫政有全體偏舉為則不偏政有專任者當為則與功業考者者之書三代相沿不廢有其文而失其實民性之所由流也則行以作之之先而後修之為為輔現與鳴之性無變為一種以天子之聽修而知當任主任民之法而問其利無所生不成而為不成民氣之所由興也補助以期其成而實相提撕由問問問實動作一動以皇帝之法率而倡勸其子之以先事為子路者是有進取者之運動與古今之運事相備先當二者是身生正德之大綱而為古今所其能外者也特者是政者之四備耶一自與明是政者出而古今之運實當一人之運實所將七教統以德而先不勝先也八政通以農而勞不勝勞也為庶民完身命之正即為斯民能樂利之休而帝王并因學校之規模其學脈明倫之精神與學野之精神相貫先學二者又表彰明倫之大本而為學野所莫能續者也特是論政者要於提陶一自發發來決者出而學野之精神皆一人之精神所運錫民福則一人建極作學先必有所先也學民陶則四隅的遊學於心其學於力也所以淮理為民謀心性者將為與萬性歸其家而來世雖為助其之治不為為子之以先勞為其全也非以問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　清華集　劉　綺

以身行者問政聖人示以政之全為夫子為其於從政者也問政而子勉以先事非即政之全量示之與且待人而舉賢政是也然者猶不得人以任之而政不舉不得身行之人以全任之而政仍不舉此實為政之外教養一二端而百孫性情之正自一人倡之為年太會之原自一日聞之此非身足有為者不能本諸身而活其全也既在子路之問政夫子路從政者也而問政非政之全量政有從出之原探法令出者條教出之原展以出之則政當端其表率也蹟有推行之準推之以期者皆責成以授民推之以為準作乃可與事者耕者從之之本九重之實財以體之則政當顧其精動也子曰由問政和夫政有全體偏舉為則不偏政有專任者當為則與功業考者者之書三代相沿不廢有其文而失其實民性之所由流也則行以作之之先而後修之為為輔現與鳴之性無變為一種以天子之聽修而知當任主任民之法而問其利無所生不成而為不成民氣之所由興也補助以期其成而實相提撕由問問問實動作一動以皇帝之法率而倡勸其子之以先事為子路者是有進取者之運動與古今之運事相備先當二者是身生正德之大綱而為古今所其能外者也特者是政者之四備耶一自與明是政者出而古今之運實當一人之運實所將七教統以德而先不勝先也八政通以農而勞不勝勞也為庶民完身命之正即為斯民能樂利之休而帝王并因學校之規模其學脈明倫之精神與學野之精神相貫先學二者又表彰明倫之大本而為學野所莫能續者也特是論政者要於提陶一自發發來決者出而學野之精神皆一人之精神所運錫民福則一人建極作學先必有所先也學民陶則四隅的遊學於心其學於力也所以淮理為民謀心性者將為與萬性歸其家而來世雖為助其之治不為為子之以先勞為其全也非以問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　舊聞集　高　鴻

問政者是子治人聖人教以為民以為為夫子路以政問亦求治人耳夫子教其本諸身也教以先之以不已何其安哉雪其政者正也正己以正人者也故曰以正而政不敢不正知所先而有問公先聖門宗之虎法之而政為其果敢之力以為子所教之為文則且知者之實其全不若反諸身者之作其制那夫模修者乃可學修成王道公先以天德國治等斯能邦治故建獻公先以為為有實有子路問所謂政政者也一無以政問直無意為問其先全人之端位而可以且為也政先事而謂以生言為起行之時而從容為為前此知方有為自為為所知之問者為為為仲敬計未法度紀綱非可以一二見也不見之時而稱以明君為為用之為而到切語為為為其問政也非歷其夫治人之全為為為政為全為治人所其為為為

先之勞之　子將奚先　從新集　莫乃經

先以己者亦先以人賢者輔以所先者問焉夫先之先以己也而勞可並舉矣先有司者先以人也而敢過舉賢才問室奚何由後以奚先觀子之為御政哉且為政者先以身而行與先以人而事舉要求當夫為政者之宜先而已輔制治自有分任己法人道在爾子先篇之末而龍邦光多精警之綱之能道在是子先篇之末從可知為政者之先所當先賢與賢政而賢與聖名不得不並其有異矣日御子路問此由固知政之有所先也但不知其奚先也而子特以先於己者言告之也而子乃以先於人者言告之為政則所先固見何從測堂無偏學之要則聽之莫能而性命之說亦無自出自昔斯不特先中有物正德必輔以外助即至長治久安當其所先有到不容倦之勢而政之責諸己者約而簡修身無轍守之分則義胜日滋而長吏之心亦困惟隨視其成斯不特有同中或過或隱溺必非夫揚善即至人多識鳥格使有司無以而不舉之無而政之責於人者公而為由與能亦惟先所當先以為政之大體而已公夫賢人之於政也有所先而不必從同聖人之於政也有所先而宜觀其異矣宜敷布自有要綱擇諸大德治績成績奉勸知所先而課最行政者刑有政績復有此風格即可徐即而敘舜扶義先賢學書上湖以綿刑罰下湖以定人心而所先而政在敷教政在務本政在訓農禮在節無良先一問由固知子之望衡者滿而教綱者切矣行蹟與我而偏先講武先修文義斗出處以來先內安元外靖遠於今而朝政會非是即以身先之而賢與風尊注係在以身勞之而敬事而信是勤雖愚亦可以德行先民而無如其為常也講道自己乃所以教化而讓事自己非所以劃成以待乎時同所到建以資基石爾七級三級有清僅存七部以保樂為先屋漏紙益五千政以中興為先之於命而治命猶矣是即授方任論而有司半工於術藝殺刑而德而貴有終因於老命命絕而果斷也子將何所設施以固人心於五男二女由以奚先為問並以子即不以先之為先當亦以先有司為先乎知子之為正不在是也

先之勞之　先有司　其實集　陳烈

政在所先而有人己之分焉夫問政一也子告由以先之先以己者也告雍以先有司先以人者也言固各有所當與且政務之繁也猶之者非一端分之者非一職要在先其所先而已顧有以先為先者有以不為先者先以己而人循其例此以先為先者也先以人而己總其成此以不為先為先者也蓋以己先之者政之體不以己先之者政之體曰若子路問政夫子路實為宰於季氏矣而其問政則不必以為宰問也吾聞善為政者任己則物任人則逸固不必沒沒而留先之於己也無非所論於興民行也其則以與教民為則以樂業為何嘗不分權於建臣而免明淪者之與非在朝所能與也所謂自修其主德乃以成時雍風動之体三物聖以御大夫四術明以大集正何嘗不分任於班聯而開肆嬉遊之心非在朝所能見也所謂自一其至心乃以敷宇宙太和之德政在先之宜御問焉乃子又言勞之者勞亦先之之意也先固先之以身勞亦先之以身也即請益而進以無倦始終一先之之心即始終一先之之身也此則政貴以身先之乎則又不無益以有意先之以己者有不常先之以己者先之以己者所謂政之原是也無論明行仁義固所以先民心明行孝悌固所以先民倫即春耕勸餘介之協宜而以有人之勞而最系衛語亦何嘗立政之先乎不先之以己者所謂政之體是也無論大而天子先則有義胜之要次而侯伯先則有禮樂之應即趨鄭亦必優其考管庸亦不論其官而設設薄蕩愛得不要人以先事此仲弓以事民平問政而故首以先有司告之與以伸弓列德行之科使出而化民成俗豈不可以德行先民而無如其為常也講道自己乃所以教化而讓事自己非所以劃成以待乎有簡重之處使道而為民以為孝民宰也亦自治則教可以興而事必得事則事雖無為子以先有司告仲弓不異於以先之告子路乎然子非身為宰言之也陳說貫輔大廷必列屋官月要成成大修亦若眾服自非與民行而勸民事安可概曰先之庶

先之勞之　其實集　陳烈

政在所先而有人己之分焉夫問政一也子告由以先之先以己者也告雍以先有司先以人者也言固各有所當與且政務之繁也猶之者非一端分之者非一職要在先其所先而已顧有以先為先者有以不為先者先以己而人循其例此以先為先者也先以人而己總其成此以不為先為先者也蓋以己先之者政之體不以己先之者政之體曰若子路問政夫子路實為宰於季氏矣而其問政則不必以為宰問也吾聞善為政者任己則物任人則逸固不必沒沒而留先之於己也無非所論於興民行也其則以與教民為則以樂業為何嘗不分權於建臣而免明淪者之與非在朝所能與也所謂自修其主德乃以成時雍風動之体三物聖以御大夫四術明以大集正何嘗不分任於班聯而開肆嬉遊之心非在朝所能見也所謂自一其至心乃以敷宇宙太和之德政在先之宜御問焉乃子又言勞之者勞亦先之之意也先固先之以身勞亦先之以身也即請益而進以無倦始終一先之之心即始終一先之之身也此則政貴以身先之乎則又不無益以有意先之以己者有不常先之以己者先之以己者所謂政之原是也無論明行仁義固所以先民心明行孝悌固所以先民倫即春耕勸餘介之協宜而以有人之勞而最系衛語亦何嘗立政之先乎不先之以己者所謂政之體是也無論大而天子先則有義胜之要次而侯伯先則有禮樂之應即趨鄭亦必優其考管庸亦不論其官而設設薄蕩愛得不要人以先事此仲弓以事民平問政而故首以先有司告之與以伸弓列德行之科使出而化民成俗豈不可以德行先民而無如其為常也講道自己乃所以教化而讓事自己非所以劃成以待乎有簡重之處使道而為民以為孝民宰也亦自治則教可以興而事必得事則事雖無為子以先有司告仲弓不異於以先之告子路乎然子非身為宰言之也陳說貫輔大廷必列屋官月要成成大修亦若眾服自非與民行而勸民事安可概曰先之庶

請益曰無德　分書集　劉海松

請益者有德心聖人深戒之焉夫子路好勇於先勞之外有所請益於先勞之中有未盡也子戒以無德不益正以益之耳且千古之治法千古之心法雖之也而果於用心稽參求夫治法至知以易心言治則治歲課其有陳政轉形其不足以要治策心則心雖然其不足治自見其有餘政貴有恢而功惟以漸固非藉心人所能領取而子以先勞子子路朝野間有緣當既非若會長之可知身心外無事業又非同當散之可加固錄本末有初終而為帝王所集蹟也何子路問請益哉世有為過人之生平無不達之加最為浮動理即不嚴周詳然代良稱以平易小之固亦測道詞自主其好大喜功之思即其有間所行視天下無難為之事治政極夫高深境轉流於半道百年推化期於旦夕矣之即思非不請己客其進就遲之物子曰由說矣由治有法心與夫為治下在多言知力行何知其朝廷之大法大德惠澤之恢弘明之意而剛說出以法切制末路必能繼祖之方模而朝政是其政是則問問多擇學校井田之制卿求益之一念誤之也而何庸請也歲代亦說法而知其事蹟為何神明所當即因夫野老亦請詔而感其情理樂農業之化當不倦之一心成之也而誰其無之為為由戒鳥劍堂之日庠視草野之苦語而未遂明修稍復不可謂無意遊偶遇不可謂發其能以浮游來聽聖人之作也約天下於孝弟力田之內七十載之平章已久是期猶深以數八百年之官禮既成井書為訪其然一心之隱微分而為兩意之祝像無處既亦無滅烈也書曰無逸詩曰不遲而長無歡於先者中錢且為由祀為君相之才能興德光之性情然相起耳竟聚國恐未起月命修政德恐未發其可以統望廟即邦治之隆也然所民以倫常日用之經一二日間先之志傳鏡而賜的知新數十代積勞之何考方策而人存斯事而端紀綱合而為一代治事無象之亦無補益也無曰安安故曰也德又何來多於先者外說

請益曰無德　劉海松

請益者有德心聖人深戒之焉夫子路好勇於先勞之外有所請益於先勞之中有未盡也子戒以無德不益正以益之耳且千古之治法千古之心法雖之也而果於用心稽參求夫治法至知以易心言治則治歲課其有陳政轉形其不足以要治策心則心雖然其不足治自見其有餘政貴有恢而功惟以漸固非藉心人所能領取而子以先勞子子路朝野間有緣當既非若會長之可知身心外無事業又非同當散之可加固錄本末有初終而為帝王所集蹟也何子路問請益哉世有為過人之生平無不達之加最為浮動理即不嚴周詳然代良稱以平易小之固亦測道詞自主其好大喜功之思即其有間所行視天下無難為之事治政極夫高深境轉流於半道百年推化期於旦夕矣之即思非不請己客其進就遲之物子曰由說矣由治有法心與夫為治下在多言知力行何知其朝廷之大法大德惠澤之恢弘明之意而剛說出以法切制末路必能繼祖之方模而朝政是其政是則問問多擇學校井田之制卿求益之一念誤之也而何庸請也歲代亦說法而知其事蹟為何神明所當即因夫野老亦請詔而感其情理樂農業之化當不倦之一心成之也而誰其無之為為由戒鳥劍堂之日庠視草野之苦語而未遂明修稍復不可謂無意遊偶遇不可謂發其能以浮游來聽聖人之作也約天下於孝弟力田之內七十載之平章已久是期猶深以數八百年之官禮既成井書為訪其然一心之隱微分而為兩意之祝像無處既亦無滅烈也書曰無逸詩曰不遲而長無歡於先者中錢且為由祀為君相之才能興德光之性情然相起耳竟聚國恐未起月命修政德恐未發其可以統望廟即邦治之隆也然所民以倫常日用之經一二日間先之志傳鏡而賜的知新數十代積勞之何考方策而人存斯事而端紀綱合而為一代治事無象之亦無補益也無曰安安故曰也德又何來多於先者外說

請益

雲程集　黄鍾長

歟請益於先勞之外其亦大矣夫政自有常經也令復於先勞外有所請其志不已大哉令使聚吉者苟能至會子言中之意以相深於無當則又何俟乎史端哉乃視為未足當情之告轉為之情斯書於有為未盡之餘史端之所以深軍徒之咨詢也由開政而告以治之其小當蒙之部而所以深軍徒之咨詢也由開政而告以先勞則將即先勞而身能之可也即先勞而力行之可也而何彼乎其間歟然而子路殷然兵調不與民更從即此語其敏銳已足成時雖風勃之俄然修士有經綸且僅以先勞為事也則注切諸漢直以一問而到未經濟者徒學古人即以其世秦漢已足致字有夫知之熟其注時事者室不第以先勞為其事也則情既詳注直以一問而到究經綸其請益也非其志之在於有為能理以約而無稽者見有立學校田疇師不過一二事而有心圖治逆俗之蓋何當以除心者徒求請益乎為治不在半多部乃易嫌更張史欲新其義乎則過庸而請一若有可益於先勞之中者而故為是請益也則其志切也政以常而能久當見有者耕者敘綱社不外一二端而有志為政逆要早政之長何得其大略者尚求請益乎為政須持其大體乃圖新令復則欲完其並時則史端而請一若有史益於先勞之外者而故為此請益也則其就益也宜夫政固無事益耳神聖之江湖亦惟敷論名儒之於講不過敷論何于路復以請益為也其心直謂既是言之勞繁事觀成興津水之覺可坐而致而勝任愉快直欲前圖政治而於逆極之密也臣臣者豈難能乎所以曾謂史之前而勇者奇矣夫政亦無可益耳成周惟邦治只此東郊勤保介之役文公本中興只此南畝風馆人之寬何于路復以請益也推其心直謂有餘有餘未足事之敵為而事力而行直欲渴儒之事業思敬無未足當傑士之敵為而事力而行直欲到勝奇敵而詩成期之傳也臣臣者豈奇事乎所以請於先生之間而到有會心之知請益即能之所由生也亦惟益以無倦而已

無倦

雲程集　所知

倦宜而其無者舉自有其知焉夫曰無倦則先勞乃克當也使欲舉當者無胡意忘其所知耶且為政者不抑其好大之心則指迷易惑不稽其敏小之道則聞見必窮夫亦反求諸身而已以此身而求治知治勤勞亦所此之後者所盛以此身而求治知治勤勞亦所此之後者所盛以此身而求治知治勤勞亦所此之後者所盛

無倦仲弓為季氏宰　生徠集　繁培論

以為政為益原所以急處居敬者為大無倦居敬之道也夫子以此益子路則居敬如仲弓誠行為治之本矣況為季氏宰歟且建者之學特至不從居敬耳苟居敬矣又必問其所為之大小也蓋居敬則無逸無逸而久道化成之本固居敬則不期不期而期經任賢之任勝若實本此以致治則以之率天下可以之率一國可以之率一家亦無不可子路謂益夫子何以益子路問夫子路問為政者夫子路不能與仲弓同列德行亦當與焉有同居政事則子路固長於仲也宜以吹不蓋先當德黑於毛髮之外又來益必於先當之中有像之此夫子所為以無疑之也蓋其之事夫為蓋也前仁無流弊凡愛敬敬錯大端則詔於天官等者所自如一日馬政所為無忘而無荒也帝之事水為急也庶功田功皆凡偶耦耕藝穡所事於地官皆事藝事無一心焉故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子路於此果能稽之以極萬之以漸行之以漸不至以急心事之事將見者實為最之稽者有仲弓其人矣蓋無倦者居敬之道也者誠能能無倦行簡以臨其民率一國可也率天下可也於斯率者何和而可使夫子之許仲弓應是故也乳則仲弓又何以為季氏宰乎夫仲弓有不遺不復之行固無倦於為學也季氏以之為宰蓋事其學也無所求之益職大官大邑之所稱於平生是為為一堂於治己之大道又一堂於治事之大道有初則終此去治絕之大患也仲弓宜何如而能勉以為之歟仲弓懷是質承泰之則文無倦於為仁也季氏以之為宰誠重其仁也稱歟蓋仕稱門人民社授之任將於平生學問乃始因稱任之不能而倦怠分因任之不能而倦怠勉怠此者宰治之常情也仲弓宜何如某能以為之歟是宰有宰之政也問之夫子而復知為先為教為事三者之政不各經即三者之政皆有恢其與先當之政皆矣之以無倦之心而已矣

以居敬涵合于法當解

無倦　新論集　王制篇

以無倦勤事之不益之益也夫倦心之生大率請益之心中之也還以無倦而先當其有益功成且為政者以思之勢不中於百務未興之間而中於一心銳進之時人謂情必起於懷心百年而歸於一日者謂怠心懷於無念一日可料其百年伊古來設長無倦何則連而統常之下帝王雖若不足為此以知治則之不在勤而王道必復清久也不熟由未益於先當之外由之心則已勤矣由之功則已勇矣而何庶先當之有未盡乎雖百若之者也力田之規前賢行之而有餘復王法之而無不逮不以為有餘轉以為不足特出治而為無功有反以政為可疑者也疑則倦矣譬猶井田之幼庶之一二者則其簡所之數有事則其數不為其或樂而但明馬其簡事主而義聽勤謹有稱以政為提逆者勇則倦矣如置刑欲來益由亦懼不倦於先當而已矣今夫不解其才益為倦而倦亦緩待才而生不作其氣者為倦而倦亦固任氣而起以由也風猶黑人天下豈復有聖為之事哉而可大書前世者則務博而簡精諸又何如守約而可要為之事由誠約其才以究先當之歸一則而應當報之稱而那世莫所安懷之事也而精神何暇旁及歟以由也未能某能自稱且復有可阻之途然而氣益者志尋浮淫則疑惑而無所專主何如靜論而自有恢心事由誠靜其氣以為為一堂於治己之大道又一堂於治事之大道有初則終此去治絕之大患也仲弓宜何如而能勉以為之歟仲弓懷是質承泰之則文無倦於為仁也季氏以之為宰誠重其仁也稱歟蓋仕稱門人民社授之任將於平生學問乃始因稱任之不能而倦怠分因任之不能而倦怠勉怠此者宰治之常情也仲弓宜何如某能以為之歟是宰有宰之政也問之夫子而復知為先為教為事三者之政不各經即三者之政皆有恢其與先當之政皆矣之以無倦之心而已矣

仲弓為季氏宰　存約集　陳蘭谷

為宰有大體可觀大體之為之為夫仲弓之賢當不任為季氏宰也邪宰亦有人體其為人之為其為人之為其為人之為可以宰天下天之可以宰一國宜為為私宰用微為私宰宜為即為公宰分職有的為身陸亂其自眠也者謂而而可使之道底我為是以有為為仲弓之為季氏宰是已夫吾聞之本為季氏宰者以仲弓為季氏宰者以仲弓為本同仲弓為有所為為之為為季氏宰者以仲弓為本同仲弓為有所為為之為為季氏宰者以仲弓為本同仲弓為有所為為之為

羊祜 鄭別一名 鍾離蒙

為行賞者示以體大賢之以知人為為夫之叔之元以重賢才此簡直也難以為知為有猶時小人賢之德平且為政智將以慶慶條無不稱之位無敢無之情不患無治而患不能盡得賢之人亦不患無治人而患不能盡得賢之人蓋以一賢舉無為之全不外謀之偏則取士數人事亦以一賢任用人之柄者以清淑分流察俗其可為者全於史而據才不能亦當才者所不能稱某也如仲子為宰長事之有餘之者為之為知而舉之者為一旦以故問子問政其當官方乎如簡而官方以能人才之所決其任官則乎所指他官則以為士之子子曰有司宜先也小過宜赦也凡以為賢才之地而已使庶官所用之所為是動則乎可斗其入書所之錄無而選擇擇為有不日所不及者則故其以為雪使知者可能相士不舍英士之法報五刑五罰之宜而正以五過則要因可招亦為士相之事所而山高水之得無有賢德所未周者乎則亦有無以從公當使知己可達恨才不能之才之嫌曰也曰教賢才則不出於此賢才不由其舉能雖無可以自盡為職也不能備及者為已盡論其法度而可以律神功名之物但其為法何難一而空者忠如法數而當其如下位下無所不能為之中非為物已正恐有賞罰無所不能為之中非為物已正恐有賞罰無所不能為之中非為物已正恐有賞罰

教小過舉賢才

河南集　潘鉽撰

[illegible]

舉賢才　偏問不知

分省集　黃思龍

[illegible]

舉賢才　偏問所知

文約集　董道宗

[illegible]

舉賢才曰馬知賢才而舉之　崔駰集　駰弘祖

賢才者世所宜舉大賢者所應其數如馬夫賢才之舉所不是其錄知也何仲之復以馬知問才且任官任賢為人之當即是知人之明此亦何為說應馬乃要其所舉於方期早望之並然而應其所知接輪若流電之雖即且見然之不能所要人謂言之而卜少社之可為賢者稱之之而舉年稱之舉也那仲子問說子既以先為司故小遠汪之說人官其所稱有外有司中知其為賢才而舉之者或則稱而稱有外小遠中知其為賢才而舉之者或是賢才也不又為其有所宜舉而今是夫子為之遠舉而以為其謂稱而人故稱賢才者舉賢才也使為政而不舉之也其不舉賢才也其夫舉賢才而不舉賢才而不舉其賢才也其夫舉賢才而不舉賢才也其夫舉賢才而不舉賢才也其夫舉賢才而不舉

曰馬知賢才　所知

文組集　湛引恬

賢才不必盡知在自盡所舉而已夫必盡知而盡舉而知之事難矣而舉之道轉隘矣何如就所知以為舉乎今夫推遠道之權而先應識之隔者亦遠其量之未廣也而不知欲廣者之道於隘昧斗量之有所恂而欲盡其機反至或囿於說明乎量之無可恂而就精其識先無不盡其機其以難盡者則其必盡之無可恂而就精其識先無不盡其機其以難盡者則其必盡而以可盡者求其自盡所其識盡即其權盡而已之心已盡不盡乎終以舉賢才告始第以所舉望雖非望雖之能盡舉也第以所知者雖舉非自雖之盡知而始舉也而雖乃猶爲恐有所遺或謂舉必廣以全極而所知或限於偏我能知當而所知外不之名聞則當爲求知我即知雖而所知外正有奇才則才自得遺棄且道馬得聞舉必協乎大同而所知僅居於偏我即無缺乎知之數而未滿乎賢才之數固所以爲賢才我即不直乎舉之要而未極乎賢才之量求所以沒賢才屈其沒馬得謂之知微是說也是必盡海流山隙之隱而是人聰明天下必皆長其節而汲引之道轉奪其窮也於言舉賢才僅以博祈節士之名而自實仍無一切是知之意似切而實淺也夫非夫子心也又必極六合九州之遠而實歸簡拔天下之賢才於勢而安樂之路不聞其舉也相習虛文不遺收庭攬人才之舉而知己實無一人是舉之格未通而及至也其非夫子意也于已雖乎鋤所虛在知而吾所知者仍在舉政之心盡乎公而舉則惟恐不盡其私況乎常招之無公用之則況私致之則舉與其泛爲取而或多偽士執若專爲取而務拔真才乎但使鋤別之權自知不爲將內舉而簡帶外舉而舉者忘知既多不以雖而自滿知既少莫容視爲緩而一切樹私權賞之權所不計焉以是爲爾之自蔽其私可恥政之德高乎常而舉則正恐不出於嚴況乎登進之門實取之則當嚴律之則輝與其實爲收而耳目有所徇馭若嚴爲義而實識無不真也但使忱懷之志氣自信不誣時舉十師非收物望舉縱非始人情見知待舉者何日能信即舉則知約見惟期無節而一切感恩知遇之念并不存焉以是爲爾之惟守其願可耶至不知者肥之人知雖之所處者小不若夫子之廣大矣

馬知賢才　爾所不知

慕林軒　邵昌

賢才不必盡知以不知之第在己也夫必盡知而後舉并所知者亦不能舉矣雖處爲知雖亦知所不知者第己所不知者且士皆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憾其伸於知己者即其出於不知己者也顧庶其盡於所不知而必欲使之盡伸於知者舉雖一己之知以盡知其所不知何如於己所知者先伸其所知不敢視以爲不知斯於己所不知者始任其不知不必強不知以爲知乎以舉賢才告仲弓子非謂無於賢才無所不知也亦非謂無於賢才竟無所知也故言舉不言知也何雖猶以爲知賢才爲虛說者有謂賢之德爾至非無深與而爲隱才隱望上亦有故人而微書不遺所知麻則此固不必爲雖也顧則不敢以相待之方餘限云有所而投疑莫盡或使尊處其意亦有好名之弊疑誤之虛偽而自誇得士無乖揚之外飾而自謂能舉不能知此又不必爲雖也顧雖則不敢以有得之物見妄謂無遺而是物偶知爲雖亦一無所知正欲無所不知也夫賢才安能無所不知哉蹈空洋林之境陽越虛靈而賢才伏處於深山之間顯明著明之谷皎若明月其見則所見得而加也知者一二不知者什伯此則仲弓所深爲悲歸通郡大邑之區視操觀義而賢才批生徒騰至爲義之故尚多君子君子之來不之碩人而引進不至沮退者亦訪求無容偏未也知者其半不知者其半此又夫子所早爲著爾子曰雖爲知雖非一無所知也雖亦舉其所知不以更計其所不知也抱憾略者不求薄遺與其昧於知而溫於舉何如急於舉而緩於知我已有所知我即爲雖未著尊其主我亦有所不知我非爲雖冠者道其遇也則何妨明言夫不知也雖之擇者自有其見與其知之雖而舉之偏何如舉之慎而知之隘所舉不本所知即易受誤國之名也舉僅在不知要可免顛覆之咎也則以其非終於不知也舉其所知而不知者自有知者於何必以爲知爲虛歟

馬知賢才而　所知

文萃堂　馬徒測

賢才雖盡知亦無負其所知者而已夫使第求賢才之盡知而不舉者已多矣知者舉之何必以爲知爲虛設且知人者視子張而舉人者視子張有知人之編而必欲廣其知之識則人無窮若識且因之而先窮有舉人之權而免仲其舉之權則人雖無窮若識正不妨住其或稱非終爲也蓋盡其知之識而識未必到乎權何如伸其舉之權而雖已無負乎識已問政而子以賢才告舉夫者曰舉之而已其未舉時之知與不知未及論也夫亦曰舉其所知而已其方舉時之意與未盡不暇計也何雖以爲知爲虛說知之量未廣也知而舉之於己則廣也而雖臨非臨也以知專舉之數未必因知而有能以舉限知之數或反因舉而不足也則舉以雖副其知也舉之量本公也舉而課之以知則公也而轉偏非廣也有所知必有所舉準以知而來必見盡有所舉未必皆所知如圓於舉而不無或敝也則知似歸先其舉也爲知賢才期說也雖殆欲盡爲其所知也雖欲盡爲其所舉也然而賢才何能盡爲我所知也謂夫舉城於知也然而賢才直待盡爲我所知也謂夫知即當舉也何則懷盡知之心而不副乎舉則知之而未見其舉之一也有無知之名而見勁其舉則知之知無傷乎舉之公也夫子曰謂其舉之爾勿以爲知爲虛也爾欲舉之爾當以所知爲始也天下爲吾所知之人無川爲吾所舉之人是知所在即舉所在矣爾惟即所知以行其無給舉之先以知立其程知之者即以爾先其知識知雖舉爾固無歉於知爾舉爾知爾并無急乎知也爾何雖盡舉之權謂天下有知而不能舉之人翻無舉不爲所知之人蓋知之明所舉之公矣兩惟即所知以實其舉爲舉之道由知而發知之量即由爾以推爾不遺乎知而知爲舉之量不自測竟其舉爾不解於舉而舉己自爾問其風也爾何難廣知之量於舉爾所知而爲知何虛乎

爲知賢才而舉之　　[illegible]

[illegible]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illegible]

[illegible]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illegible]

[illegible]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illegible]

[illegible]

聚國所知

河陽集　潘鉉撰

所知則於事無所自出其心為可也夫隨知隨事因自見於實才安子以某為仲弓非欲其自盡所知或且吾人解居長社不欲自私者老學之權而兼當自出者知人之論夫人材至難也廣言而所應見隨則其所知已絕矣況擢至公也公者而或出於私則其所舉仍缺矣惟相當有自知斯相援非為此以知實以所見可自信知無不可共明也雖又為知聖不缺合而世之智不盡由一人之所察論聖賢之間無待與也而知之其非為難也而亦惟自當而已矣能自信而士之能自信而士之能自信而士之

人　中之為準六章

杨事業　周建勳

和不必言求己也可知人驗之而夫曰在若人是說如之在己也即己人管之人神可見所以十言意當之初也吐嘯因發則有關公其人道其德故未莫人知不明復知而以古聖絕之後世因聖法其仁德而以為可知之是所謂人道之德正其仁德而以為可知之是所謂人道之德正可以一己樂之事未是聖世人也則所不知天下之日而而止於位天下僅有而也同以弓馬射御仕聘帶惟而當南門以求之而夫望於而者之外是無所望也使天下獨自知也則以仕聘說而求惟而以教是趨者之所惟求於而北外應無可求也是而子而是之後所所以教是趨者之所惟求於而也就據子之之者不一則也則是而今十而作而月之能能而能能是若能能是若能是能是能是

衛君待子　有是哉　楊華集　施應良

為政奚先於正名賢者聞言若深異焉夫論為政於衛必以正名為先也乎子路問而子以是告之何眯其旨而若深異乎噫愚哉昔上也正百官崇先正朝廷正朝廷若先正思鄉里為政即不能外者無於衛而無是名哉當是不公是而求強也故體名非不果聞是而主疑治則以異為得之意中也疑則以疑為出之意外乎則自者夫子之待子路於文為衛計之遲寡之輕與夫子必有是說之疑大展於衛以自光經濟之方大立於衛以有是能左能右能能之大有為於衛然是無衛君之祥也但問其為政奚先夫政莫先於名教衛在當時名教蕩不可問夫子拒其父子不知有父子之名教倫其偏是東知有祖孫之名教倫其偏是以為政特夫子之為政更新施於有以有是名之事是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正名即以正衛聖人之所必者大也夫名為政所既出名正而衛乃正衛乎之所必非直衛之所此事當思政者正也上神以正則下共聽於正而安有政正其國而可不先正其名哉蓋名大乎上下之間而尤重乎父子之間上其分乃克以上丁之際正其四而復知賢人為之勢者聖人乎有定計矣知由復古而名稱子而因別為以所先也抑知政主平正人實乎正己政之主乎正人者則曰君而政之原乎正己者則曰名晉侯王本天秩天叙之所而名分定則以子繼父則秩叙有序無秩叙是無名分也晉侯王立人妃人嬪之事而名稱正則國妃嬪無所自託名教也今大衛當公時夫人命宋朋之聘大子兆要之會當衛朝聞名已無可問矣重之以出公倒行逆施所成子所為必先正其名也權名分之權者上稱則有天子當其時皇綱雖去不復而尊卑之次序親疏之分天子稱號以爵名製為天下天子曰正名必將具衛親之始終考諸大子時天子中文王武王之大法以同之天子因襲於名分之所繫無可復加無可乎而天子正之實天子受天子正之也新其所者大也總名長之防者下則有方伯當其時霸業雖已頹衰而祖父之舊當臣子之倫方伯稱所以定名重本天請已正名必將判衛親之本請於方伯稱方伯稱方伯稱所以定名重本天請已正名必將判衛親之本請於

子路曰有是哉　孟剛如也

[illegible]海集　王承[illegible]

[illegible]事當求口一剖之[illegible]賢者意於時[illegible]勢而以[illegible]倫之[illegible]其為[illegible]說辭非得[illegible]人以所長之[illegible]則[illegible]者之[illegible][illegible]者之心[illegible]高倫理不明於[illegible]古以正名定[illegible]子路[illegible]未[illegible]精[illegible]何[illegible]白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夫使子路[illegible]未[illegible]精[illegible]何[illegible]白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illegible]徐[illegible]子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路[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少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君子於其所　闕如也　　胡叔寶　陳德忠

以不知號君子某以不知自謂也夫君子固有所知而非有所不知也於不知則闕之子路其亦以君子為止乎且天下之事某大半皆不知以為知也夫皆不知以為知必將安於不知而不復問其知者且將自用其不知而不復問其知者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必可行也　文昭集　王　溥

君子重名之意知言與行從名出也夫名不虛立必可言而行之者也君子重名體是故耳且自學修君子而堪定君子以名持天下之責則必以其不可移者定之別世名與而宜諸辭者無然於稱之道與於名而違之不未可言之說為斷不以言始相重者故之以為名且夫名之事也名之不正其弊有如此不可言而行也然則名固稱中之所說者乎行之者與而出之者也夫惟名之相為國家之動而經稱中之帝而必有中情之實文名者因爲得以稱其情出之旨又無所為其名之所立時有為稱中情之實乃可與言理之所稱名者不必謂稱其私偽者雖以不稱之實乃可與言理之所稱其假也